

张昌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名家翰墨

范和昇



张昌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名字翰墨

张昌华
庚寅年
九十九岁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名家翰墨 / 张昌华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399-5053-2

I. ①名…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
—中国—现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2517 号

书 名 名家翰墨

著 者	张昌华
责 任 编 辑	于奎潮
责 任 校 对	蓝 潮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海院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053-2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题《名家翰墨》 董桥 〇〇一

清赏翰墨 〇〇一

辑藏题签 〇八三

品味手稿 一二五

摩挲书札 一七五

把玩杂件 二五三

拜读签名本 二九七

跋 三二三

清賞翰墨



胡适	〇〇八
朱屹瞻	〇一〇
朱东润	〇一一
顾毓琇	〇一二
袁晓园	〇一三
苏步青	〇一四
萧娴	〇一五
胡絮青	〇一六
臧克家	〇一七
雷洁琼	〇一八
周有光	〇一九
赵朴初	〇二〇
王映霞	〇二一
吴作人(画)	〇二二
张岱年	〇二三
柯灵	〇二四
杨建侯(画)	〇二五
萧乾	〇二六
韩敏(画)	〇二七
萧淑芳(画)	〇二八
周楞伽	〇二九
管锄非	〇三〇
张元和	〇三二
苗子	〇三三

冯亦代	〇三四
赵松泉(画)	〇三五
周而复	〇三八
黄裳	〇三八
柯明(画)	〇三九
王子野	〇四〇
季羨林	〇四一
丁聪	〇四二
吴祖光 新风霞(画)	〇四三
无名氏	〇四四
方成	〇四五
梅志	〇四六
马得(画)	〇四七
汪曾祺	〇四八
柏杨	〇四九
陈述	〇五〇
和振功	〇五一
范用	〇五二
王世襄	〇五三
冯其庸(画)	〇五四
田原	〇五五
李亚(画)	〇五六
文洁若	〇五七
孙法理	〇五八

蓉子	〇五九
常国武	〇六〇
余光中	〇六一
宗璞	〇六二
黄宗英	〇六三
梁培恕	〇六四
俞律 李玉琴(画)	〇六五
冰兄	〇六六
王乃壮	〇六七
流沙河	〇六八
张默	〇六九
浩然	〇七〇
邵燕祥	〇七一
段彩华	〇七二
司马中原	〇七三
舒乙 于滨(画)	〇七四
蔡仲德	〇七五
陈若曦 陈明和	〇七六
张香华	〇七七
董桥	〇七八
冯骥才	〇七九
速泰熙(画)	〇八〇
席慕蓉	〇八一
龙应台	〇八二

三十载的编辑生涯，使我经年沐浴在文坛师友手泽的春风里，累月生活在墨润纸香的文字间，也不知何时被醉倒，恋起“纸墨香”来。清赏翰墨成了我一大乐趣。静心检视始于一九九五年秋暮，我到沪上组稿，住在延安饭店，友人沈建中来访，听说我要拜访王映霞，他说：“老太太字写得蛮好，你何不请她给你写幅字嘛！”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便买了本册页，同时购了毛笔和墨汁。那天与王映霞谈完书稿后，我提出求墨，王映霞很爽快，只说没有笔墨。我从包中掏出备好的文房三宝，王映霞笑着说：“你是有备而来！”我本想请她当场挥毫，不料，王映霞嘱我次日等她睡过午觉后来取。我只好退掉当日的车票，坐等了一天。讨得“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十个字。字写得不俗，苍劲中糅着女性的妩媚，钩划里溢着一种风流。谁能想到那是出自九旬老太太之手？

首战告捷，兴奋莫名。于是乎，此后出差京华或沪上，游弋于津门或姑苏，我都不忘带着那本册页，凡遇中意而又可行的求墨对象，就适时乞讨。

我之求墨，不惟书家，文人圈内凡我敬仰者、感兴趣者均为意中人。对书写工具不讲究，以对方方便为好；所写内容，悉听书者尊便。旨在留痕、存真、

纪念。一本册页题满了，另册续上；第一本册页的封面的题签一直空空如也，直至二〇〇四年，旅美书画家张充和回国办画展，在北京我与她失之交臂，尾追到苏州。充和先生为我题了“师友墨宝”四字。流年似水，十数年来收获颇丰，仅文学圈内就有五六十位之多，遍及港台海内外：丁聪、丁景唐、王映霞、王世襄、文洁若、无名氏、龙应台、司马中原、冯亦代、吴祖光、张充和、张香华、张默、陈若曦、余光中、范用、黄苗子、宗璞、柯灵、柏杨、周而复、周有光、季羨林、胡絮青、席慕蓉、萧乾、梅志、黄裳和董桥……

我之求墨还是有点“艺术”的。求得王映霞的字后，我给她刻了一方名章、两方闲章。当时她闲居深圳，高兴之下给我寄来三幅字。记得我拆信时有两位同仁在侧，他们嚷着“见面有份”。我信手给汪修荣、张冲一人一幅，大家同乐。不久，托朋友在广陵刻印社一笔买了二十盒精印的《北平笺谱》，足费我当时三个月的薪俸。除答谢已为我留墨的前贤外，同时“特供”给雅好此物的师友。朋友们笑话我在搞“感情投资”，我戏称此举是“广种福田”，实则是做广告：“斯人有此癖”，以便他日我向对方摊开册页时，他不至于感到意外。

我之求墨方法是因地制宜。对方是深居简出的长者，多借组稿之便，拜访时“顺手牵羊（字）”；作客金陵的名流，我适时堵截“雁过拔毛”；同辈友人光临寒舍，便是“守株待兔”了。当然，有时也很“俗气”，不少是在杯盘狼藉的宴席上完成的。记得庚寅冬月，黄裳先生作金陵故地游，我陪同先生览老虎桥监狱旧址，访胭脂井，登鸡鸣寺豁梦楼，行色匆匆。在凤凰台餐桌上我摊开册页，先生念我鞍前马后之劳，欣然命笔述其走马观花的经过，幽默地说我助他游览，行色匆匆，“自笑如老伶工登场点到而已”。

我游走于众多前辈中，颇有如鱼得水之乐。大概是自己识人、识事、识相、识趣吧，我求墨的中签率是百分之百。不敢强人所难，更不愿彼此尴尬。

春种，夏忙，秋收，冬藏。

退休居家，闲时把玩册页，读墨怀人，百感丛生。师友们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甚而连当时题墨时的神态都历历在目。记得余光中重游南京，我请他在鼓楼大钟亭茶社吃茶，买单之后我捧上册页，余先生凝视窗外远处苍茫暮色中的鼓楼和近在咫尺的大钟亭，信手题下诗句：“鼓楼之下，钟亭之上，故人重叙，其乐洋洋。”

读墨、读人，亦是读史。

题墨者的哲思、智慧、识见、情趣、生存状况乃至与受者亲疏程度，都融在他那三两行文字中，令你回味。每幅字都蕴藉一个故事。再说王映霞吧，我拜访她时，她孑然一身蜗居在上海延安中路一弄堂中。居室狭小，孤床紧靠饭桌，桌子挨着冰箱，冰箱顶着墙脚，家具油漆斑驳，全是陈年旧物；但收拾得相当整洁，冰箱上还有瓶鲜花。准是我言谈中曾言及她的居室不敞吧，她就写了“室雅何须大”来回应我。言外之意是“酒好不怕巷子深”。你这金陵客来上海滩访我，不是因为我的“室雅”有“花香”吗？何陋之有！

浏览、留意册页上所有的题字，个性色彩特别鲜明。

萧乾题：“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他吃过全说真话的亏。

丁聪题：“愿听逆耳之言，不做违心之论。”那是他上过违心之论的当。

梅志录的“勇者除虫菊，临仇笑懦夫。”是胡风的诗句，是她对胡风耿介个性的颂赞。

龙应台的“什么都不相信之后才能再信，再相信。”这充满哲思、睿智的警句，彰显她的怀疑精神。

胡絮青题字，时年九十二。沧桑一个世纪，她什么没看透？面对落晖，她关心的只是颐养天年：“福自人得来，寿在乐观中。”此话极富科学道理，养眼、养性、

养心又养身。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前辈对我的希望、鼓励和祝福。

冯亦代：“希望编出更能垂之永久的好书传到后人。”

范用：“甘当泥土，留在先行者的脚印里。”

令我备觉温馨的是王世襄：“编者往往比作者更重要”。他从一个作者的视角，表达了对编者的尊重和对编辑工作重要性的认同。……有的师友地处偏远，隔山隔水，面都不曾见，我无法将册页呈到他们的手上，譬如港人董桥，我就只好请他“另纸”书写，附在册末。对待“欠账”我亦难忘怀。夏志清先生曾多次允诺要给我写幅小楷，因不胜忙碌而无法兑现。我正考虑是否要厚着脸皮去“索债”！

“犹恋风流纸墨香”（丁景唐题），“恋”着的是“香”，恋不到的只能是遗憾了。

苏雪林以一百零五岁高龄回故里探亲，我闻讯当日赶到合肥去“拜会”，她是我的作者，请她题字该不难的。可老太太那时一直坐在轮椅上，上上下下要人抱，吃饭要人喂，我只好把册页装进包里。

某年随一位同道拜访金克木。他们是熟人，寒暄后那朋友即请先生挥毫。天时、地利、人不和，那是我第一次见金先生；与那同道朋友相交又浅。我识相、识趣，没敢凑热闹。扼腕的是，此后与金先生再也没有面缘了。现在想想实在后悔，我当年为何脸皮不厚一点，即使让朋友“不屑”一下（不至于），让金先生勉强一下（肯定不会）也值！

当我编本书时，陡然发现，居然没有周有光先生题墨（惟有他与允和先生题在照片背面的两句诗：“人得多情人不老，到老情更好”），委实遗憾，遂颀颜

请一百零五岁的周先生“补题”。周先生慨然应允，信笔题了他的一句名言：“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收藏墨宝，就是收藏友谊；收藏墨宝，就是收藏人生，也是在收藏历史。
清赏翰墨，睹物思人；感慰老怀，不亦乐乎！



前度月來時，
仔細思量過，
今夜月重來，
獨自臨江坐。

風打沒遮樓，

月照無眠夜。

送來沒見他

夢也如何做

此句見錢謙益

這錢謙益是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日

適之先生在我家中窮困，因甚

行，以去在病室中，我往視之

病已逾五十年，今贈

昌年聊勝於偽充



这首胡适自题的八行小诗，却由胡适、张充和师生两人相距五十年书写完成。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九日，胡适到张充和家『还字债』，一口气写了三十多幅。那是曲人的一次雅集。胡适在张充和备的《曲人鸿爪》册页上写了元代曲家贯酸斋（即贯云石）所写的《清江引》后，又信手写了一幅自己的少作：『前度月来时，仔细思量过。今夜月重来，独自临江坐。风打没遮楼，月照无眠我。从来没见过他，梦也如何做。』当写完第六句时，不慎纸面染上鼠形墨污。胡适随手丢入纸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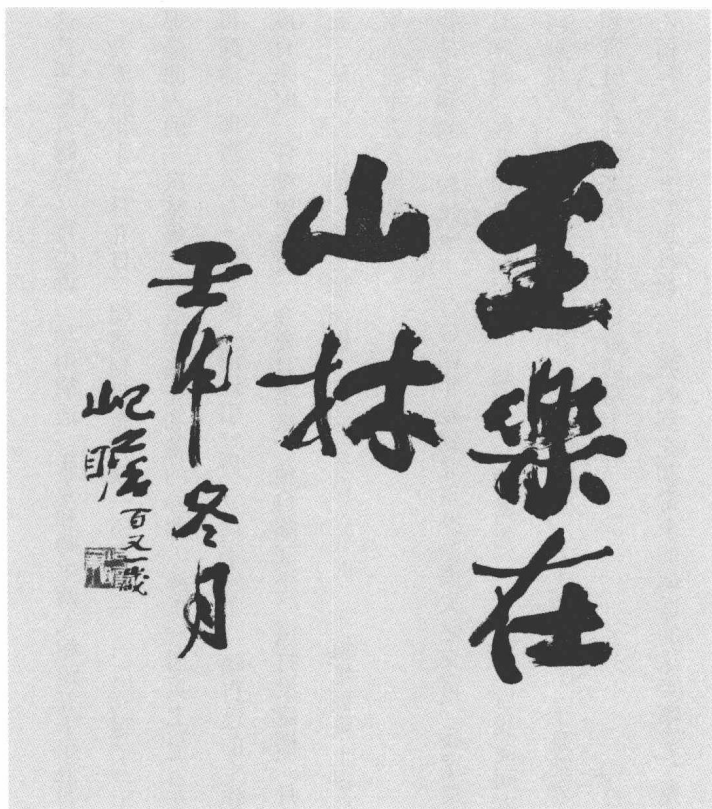
我是充和的『粉丝』。二〇〇四年她到北京办画展失之交臂，我尾追去苏州凑热闹。在九如巷充和旧居，她写一幅字赠我。回出版社后我向同事炫耀。同事戏说：请老太太送两张扔进纸篓的废作，让大家分享。于是乘岁末向充和寄贺卡拜年之际，我将这番话写上了。

乙酉（二〇〇五）正月初一，我收到充和寄来的胡适的这半幅字。充和补写了诗的后两句，又缀以跋语云：『这篇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九日适之先生在我家中写的，因墨污所以丢在废纸篓中，我拣起收藏已近五十年，今赠昌华聊胜于伪充和。』下铃椭圆形名印『张四』。张家四小姐，充和也。

『聊胜于伪』，因我曾觅一胡适赠张允和、傅汉思的字的赝品。参见『摩挲书札』张充和条。

朱屺瞻

此系选编《中国近现代名人手迹》（冯其庸序）时求得。时朱屺瞻已一百零一岁。该书因所约出版社变故未能出版。下类此者，不另注。



我在《东方纪事》供职岁月，同事田迎春是朱东润的学生，他有两幅朱东润的字，我用一幅萧娴的字交换所得。

酒酣馳馬笑寧弓便擬長驅向
虎中但悲老儒無骨相不堪劍
履盡南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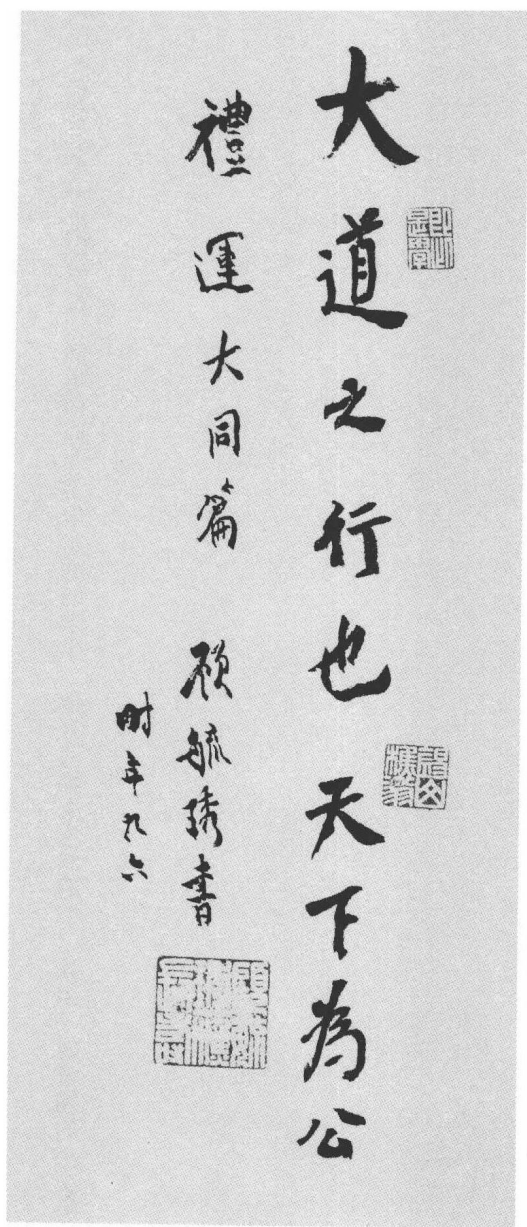
迎春學友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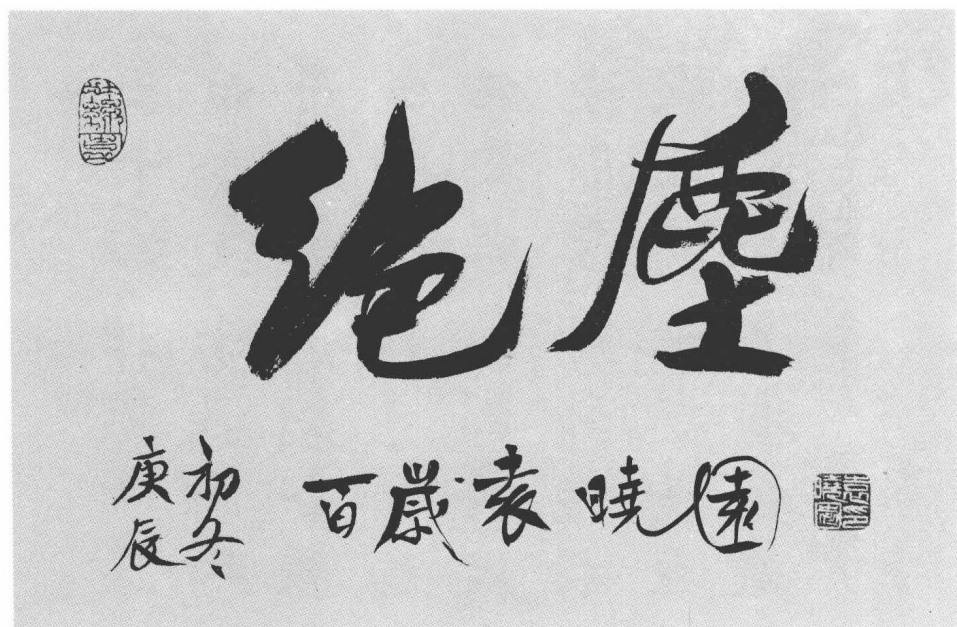
朱東潤

圖

顾毓琇

顾毓琇赠品。我曾为他选编《百龄自述》，并代为张罗翻译、出版《一个家庭，两个世界》中英两种版本。





袁晓园

袁晓园百岁华诞，应《人民日报》之邀，我采访了她。她曾给我写过多幅字，但我特别喜欢她即席挥毫的『绝尘』。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众人削尖脑袋欲赴美国之际，她归来时毅然退掉美国绿卡。『绝尘』。